



永远的 雷锋

——
雷锋精神五十年

马轲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永远的 雷锋

——雷锋精神五十年

马谔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雷锋:雷锋精神五十年/马轲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2.6

ISBN 978-7-80765-637-1

I. ①永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8369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字 数 211 000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(声明:本书有个别图片未与作者联系上,请相关的版权所有与本社联系。)

雷锋，他是一名普通士兵。
他生于1940年，死于1962年。

在人生的四季，
永远定格在生命的春天。
如此短暂的二十二年，
怎样传开精彩的故事？
犹如电闪雷鸣的瞬间，
怎样留下灿烂的足迹？
时间逝去了半个世纪，
为何还在中华大地传承着他的精神？
笔者写作本书，
力求为你真实再现这生生不息的雷锋精神——

目录

- 第一章 孤儿——001
- 第二章 觉醒——007
- 第三章 新人——017
- 第四章 工作——024
- 第五章 懵懂的心情——041
- 第六章 钢铁工人——047
- 第七章 要去部队——062
- 第八章 如愿以偿——070
- 第九章 伤逝——097
- 第十章 向雷锋同志学习——109
 - 1. “雷锋班”的诞生——109
 - 2. 领导人号召学雷锋——116
 - 3. 千人歌，万人和——127
 - 4. 雷锋照片的故事——133
 - 5. 20 世纪 60 年代，他们的故事——144

第十一章	雷锋精神的一些异变——152
第十二章	还原雷锋精神本真——159
	1. 弘扬——159
	2. 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们的故事——163
第十三章	新时代对雷锋精神的弘扬——189
	1. 弘扬雷锋精神是为了救助人的灵魂——191
	2. “螺丝钉”精神——200
	3. 花开万朵“学雷锋”——207
	4. 为人民服务——214
	5. 那是心灵的平静——224
	6. 适合时代的需要——238
第十四章	雷锋精神的薪火相传——243
第十五章	新时代新的雷锋——257
尾 声	永远的雷锋——281
附:	不朽的丰碑 永远的榜样——285

第一章

孤儿

从长沙城跨过湘江,越过岳麓山,在连绵的丘陵之间,在望城县,有一个小山村,名叫简家塘。塘后几间不避风雨的破茅屋,土墙坼裂,用几根树干支撑着。1940年12月18日(农历十一月二十日),雷锋就出生在这几间破茅屋里。因为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,家里给他取了个乳名——庚伢子,大名雷正兴。

当时,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到了湖南、湖北大片地区,加之汉奸、走狗为非作歹,湘江两岸已经变成了非人的世界,豺狼当道,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湖南乡下人家,他们靠租种地主唐四滚子家的田维持生计。雷家一家六口,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相互扶持,艰难度日。

爷爷雷新庭,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贫苦老人,经年风里去雨里来地在土里刨食。1943年,老人积劳成疾,生了重病,卧床不起。时值寒冬,正是杀猪宰羊、准备过年的时候,地主唐四滚子闯到雷家,要求这家人年前还

清租债，否则来年就不租唐家的田给他们种。这年收成不好，薄田歉收，重地租、高利贷和苛捐杂税，一个佃户人家的糊口都成问题。雷家已经揭不开锅了，哪里还得起租债？雷家爷爷又急又气，病情转重，竟在年关时节撒手而去。

爸爸雷明亮，从小和雷家爷爷一起种田。在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中，他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，并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。暴风骤雨的运动让这个农民身心都得到了锻炼，运动中，他勇敢地带领自己的亲友，同土豪劣绅作斗争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到长沙市仁和福油盐号当了挑夫，终年奔波在湘江两岸。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时，日寇加快了侵略我国的步伐，国民党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。为了减缓日军的速度，国民党竟不顾人民死活，放火烧长沙城。这样的兵荒马乱中，雷明亮受盐号指派到湘江边运货，不幸正遇上国民党军队抓壮丁。他被这些国民党兵毒打到吐血，内伤严重。吐血崩血的险情让老板察觉，老板便把他辞退了。回到简家塘，他种田、抬轿子、打零工，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。1944年，日本人来到了望城县一带。雷明亮带着怀孕的妻子躲日本人到了山中，为了给怀孕的妻子弄点口粮，他只身返回家中，正巧遇到了日本鬼子。当时日本推行的是“以战养战”的侵略战术，他们正在四处张罗着为自己设在长沙的工厂寻找苦力。被囚禁的雷明亮为了逃出来，遭到了日本人凶残的毒打。被抬回家的时候，雷明亮已经是奄奄一息。

雷明亮的大儿子大名雷正德，小名“再伢子”，二儿子就是庚伢子。两个儿子差八岁，但是都是乖巧伶俐、孝顺懂事的好孩子。为了给病重的父亲讨一口米面，再伢子带着庚伢子来到了唐四滚子家朱红色的大门前，期盼着祖辈佃租他们土地，为他们卖命的唐家给口粮食。

再伢子领着庚伢子来到了唐家朱红色的大门前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见大人，还是来借粮的，哪里那么容易张嘴？再伢子带着庚伢子在门口顿住了脚步。谁知，猛地从大门里扑出来只大黄狗，上来就凶狠地咬住了庚伢子的腿。那狗拽着庚伢子往地上拖，再伢子连忙手敲足蹬地打着那狗。只见庚伢子踉跄地顺着狗拽的方向边往前扑边哭喊着。惊慌失措、护弟心切的再伢子顺手捡起路边一块石头，使劲照狗砸去。狗受了击打，往后退了一些，但没有退多远，仍旧冲着两个孩子汪汪狂吠着。再伢子连忙把弟弟拉过来护住，弯腰又捡起石头和树杈，半跪在地上举起手里的石头恐吓那狗。正在这时，唐家的孩子从大门里走出来，只听他叫了声“大黄”，狗就跑到他身边。他低头查看了一下狗，抬头便怒气冲冲地指责再伢子：“你打的？”

再伢子说：“它咬我弟。”

那孩子怒气不减：“你们这两叫花子，敢打我的狗。”他边吼叫着，边冲过来揪着再伢子要打。

“我就是打了！”再伢子使劲挣开他，把他使劲往后一推，抱起弟弟转身跑了。狂奔一通，待后面已经听不到追赶的声音了，再伢子才停下脚步放下弟弟。可怜，粮食没讨来半口，反而被地主家的狗咬伤了庚伢子的腿。

没有口粮的冬天格外漫长和寒冷，一碗碗的野菜汤拉不回雷明亮这个求生欲极强的汉子。第二年春天，雷明亮带着憾恨和对自己妻儿的不舍与眷恋，撒手人寰。雷明亮的死，让这个家失去了顶梁柱，几乎塌了天。

这之后，再伢子就是家里唯一能用得上的劳力了。1946年冬天，雷家断了炊，雷妈妈再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得托人将年仅十三岁的再伢子送

到离家几百里的津市一家机械厂去做工。小小年纪的再伢子，经不起繁重劳动的折磨，没过多久就得了“童子痲”（肺结核）。一天工作时，他实在不支，晕倒在机械厂的机器旁，被机器轧伤了胳膊和手指。厂里算计着这孩子厂里再无用处，就把他解雇了。他带着病残的身体，一路乞讨回到简家塘。待伤势稍好，他又到江边湾镇一家印染厂当了童工。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无钱医治的贫穷，他的肺病一日日加重，1946年，吃了百般苦、瘦成皮包骨的他也去了。

庚伢子的幼弟在父亲逝去时尚在襁褓中。哥哥再伢子死后不久，不满两岁的孩子，就跟大人一样吃不上饭了。一天夜里，孩子发起了高烧，在妈妈的怀中，在妈妈整夜的祈祷声里，他仍旧随哥哥，去了。

庚伢子的妈妈名叫张元满。张元满出身贫困家庭，她出生几天后，由于父母亲无力抚养，被送到了长沙一家育婴堂。当时，一位杨姓妇女在育婴堂当奶妈，她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，就把她抱回了自己的原籍简家塘。孩子养到五六岁，杨家也添了人口，实在无力抚养下两个孩子了，就把她送给雷家做了童养媳。庚伢子的妈妈十几岁结婚以后，就开始操持家务事。她持家勤俭，个性刚强，温柔贤惠，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她为“雷嫂”。她给人家厂里做工，给人做湘绣，打草鞋卖，领着孩子讨饭，也到地主家里当过用人，一年到头脚不点地地忙碌着。穷人的日子怎么能过平顺呢？灾难接踵而至，眼看着活生生的一家人，凋落得只剩下了年幼的庚伢子和自己。她哭干了眼泪，可为了膝下的庚伢子，又只能鼓起勇气活下去。

1947年夏天，庚伢子的妈妈把庚伢子托付给隔壁六叔奶奶，自己去了地主唐四滚子家做女工，操劳几个月，结果却受尽了凌辱和迫害。一天完工后回来，她带着庚伢子去了庚伢子爹的坟前痛哭了一场。此后，她很

少言语,也很少离开自己家的茅屋,看人的眼神是直勾勾的。在那样一个时代里,穷苦人家,缺吃少穿,生活无着,去哪里找自己的公义?受了委屈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。不知道这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和不幸,竟然打击得这个一向刚强的铁匠的女儿,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。

1947年中秋节的晚上,简家塘的山谷里月色清亮,坪上唱起了皮影戏。时年仅七岁的庚伢子那些时日也强烈感觉到了妈妈内心的郁结,他听到锣鼓响就跑回家来找妈妈,想要她跟自己一起去看戏,乐和乐和。推开门来,只见妈妈正坐在床上发呆,他便一头扑到妈妈怀里说:

“妈妈,看戏去吧,我们看戏去!”

妈妈捧起他的小脸,端详着,勉强一笑,她的笑容有些古怪。

“庚伢子,来,妈妈给你洗洗脸,洗洗手。”她站起来说。

“妈妈,我们去看皮影戏吧,可好看了,村里人都去看了,六叔奶奶说给咱占着位置呢。”

“妈妈还要去找个人,就不去看皮影戏了。”她已经打来了清水,给伢子洗起手脸来,“伢子,以后啊,不管能不能填饱肚子,脸面一定要干净,晓得吗?”

“晓得了。”不一样的气氛让庚伢子安静地仰望着妈妈,认真地回答。

洗完了手脸,妈妈脱下外衣,给他穿在身上,哽咽着说:“儿啊,坪上村里蚊虫多,妈这件衣服你披着,少叫蚊虫叮咬。”

她握着孩子的手,久久不肯放下,不错眼地上下看着庚伢子,看着看着,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了,落在孩子的脸上、身上。她猛地一下把孩子搂进怀里,紧紧抱着他说:“孩子,你还这么小,要是再没有了妈妈,你怎么活呀!”

庚伢子听不懂妈妈这句话,他抬头看着妈妈,说:

“妈妈,你不要哭,等我长大了,我养活你。”

这带着稚气的话语,让妈妈的泪,落得更急了:“我的好孩子,你要是能早点长大就好了。庚伢子,你记得你的亲人都是怎么死的吗,你爷爷,你爸爸,你哥哥,你弟弟?”

“妈,我都记得。”

“你长大了,一定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。”

“妈,我晓得。”

那天晚上,妈妈搂着七岁的儿子,含泪带悲地,说了很久很久的话。

夜里,皮影戏唱完散了场。隔壁六叔奶奶回到了家里,雷妈妈把庚伢子送过来,说要孩子在她家睡,自己要出门了,还托付老人家好好照顾庚伢子。做完这一切后,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庚伢子回到家里,却叫不开门。回想起昨天的情景,六叔奶奶越想越不对,就叫来了自己的儿子、庚伢子的本家叔叔雷明义,让他帮着撞开了门,令人心魂皆失的残酷一幕出现在了庚伢子面前:雷妈妈上吊自杀了……

庚伢子扑上去,紧紧抱着妈妈的两脚,声音都惊恐得出不来了。缓了一缓后,他难以置信地哭叫着:

“妈妈! 妈妈! ……妈妈,你是怎么了啊?”

可是,妈妈再也听不见儿子的呼唤,再也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了。

雷家妈妈死后,六叔奶奶收养了庚伢子。

第二章

觉醒

六叔奶奶家也很穷，租种地主几亩田。叔叔雷明义一个壮劳力，一家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八口人八张嘴，常常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现在加上庚伢子，一直在家张罗茶饭的雷明义家婶子，不愿意了。庚伢子人小却很懂得生活的艰难，怕给六叔奶奶家增加负担，时常背着六叔奶奶到远处去讨饭，晚上有时回不来就露宿在外。

为了帮贴六叔奶奶家，庚伢子还经常上山去砍柴。这种日晒雨淋的生活，使他脊背上生了个“背花疮”。疮头开始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谁知越长越大，没过几天竟成了一个大脓包。急得六叔奶奶天天弄草药偏方给他治疗。

1948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庚伢子带着讨米袋子到处乞讨。路上遇到了熟人、拉黄包车的彭大叔，彭大叔正拖着空车子往回走呢。彭大叔大名叫彭茂林，是方圆有名的知书识礼人，地主的喽啰们常在背后说他是个共产党。庚伢子听着共产党觉得耳熟，妈妈跟他说过，共产党不是一个人，

是一群人，力量很大。因为共产党到别处去了，所以望城县的地主老爷才这么威风。因此，庚伢子对彭大叔和共产党上了心。彭大叔跟雷明亮以前很是相熟，也知道庚伢子亲人全无，变成孤儿的故事。他见庚伢子佝偻着背，衫子上渗着血水，在慢吞吞地走着，连忙停下车子，叫他到车上坐好。彭大叔帮伢子把衫子退下来，心疼地看着那冒着脓血的大疮，边拿出自己的汗巾给孩子清理疮面，边悄声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再坚持坚持。听城里工人说，穷苦人有盼头了，北方好多地方都盼出头了！”

“盼出头了是啥意思？”庚伢子瞪着眼问。

“盼出头就是穷人当家做主。”彭大叔说，“等着吧，孩子！咱穷苦人翻身的日子快到了。”

从这天起，庚伢子天天盼着翻身解放。

穷苦人家在荒年，天不给饭吃，眼瞅着雷明义家婶子的脸色越来越沉，粥越来越薄，饭桌上自己那一碗更只有半碗。庚伢子决定自己多下点力气赚钱补贴六叔奶奶家，争取不拖累人家。

一天，庚伢子磨快了柴刀，约了几个伙伴一块儿去砍柴。他跟大家商量：“田边路边柴草浅，哪块子柴好？”

“蛇行山！”伙伴中有人答。

“那我们就到蛇行山砍去。”庚伢子说着背起了扞担。

“我不去！”一个伙伴说，“蛇行山是徐二恶婆家的，到那儿去砍柴，叫她看见可不得了。”

庚伢子想了想说：“怕什么！遍山柴草是风吹绿的、雨浇大的，不关她徐家事！”

“对，我们没柴烧，她家存有隔年柴，砍得！”伙伴们态度也明朗了，他

们一起往蛇行山进发了。

蛇行山离六叔奶奶家不远,一眼望去像一条巨蟒。这山里树密柴深。庚伢子和他的伙伴们一进山,一齐下手,砍的砍,捆的捆,捆一担挑走一担。最后只剩下庚伢子和他的一个伙伴在捆柴。

正在这时,得了信儿的徐二恶婆来到山里,她眼见山边柴火被砍了一大片,气得冷着声冲两个孩子大骂:

“穷崽鬼子,跟天借了胆儿了,敢到我家山上来砍柴!”

“柴又不是你栽的,人人砍得!”庚伢子先让吓得说不出话的伙伴走了,边说边挑起了自己的柴担。

徐二恶婆气得暴跳如雷,扑过去一把掀翻了庚伢子肩上的柴担,顺势夺下他手里的柴刀,劈头就砍。庚伢子见她肆无忌惮地要伤人命的嚣张姿态,忙一闪身抽出了柴担里的扞担,一边抵抗一边后退。徐二恶婆张牙舞爪地追上前去,抓住庚伢子手中的扞担,把抵抗的少年摁住,挥起柴刀在少年左手手背上连砍了三刀,少年的左手顿时鲜血横流。庚伢子忍着剧痛,用尽全力一头向徐二恶婆顶去,一下便把准备继续逞凶的徐二恶婆顶翻在地。趁她翻身的工夫,庚伢子乘机夺回柴刀,狂奔离去。被砍出的伤口沿着山路一路淅淅沥沥地滴着血。

庚伢子跑回家,六叔奶奶被他血糊糊的手和苍白的脸吓了一跳,一边用黄草纸烧成灰撒在伤口上给他止血,一边问出了什么事。庚伢子把上蛇行山砍柴遭遇了徐二恶婆的事情跟六叔奶奶讲了。六叔奶奶听了心疼得不得了,直骂徐二恶婆为砍点柴要伤孩子命,并要求庚伢子再也不去蛇行山砍柴了。

这天傍晚,庚伢子又去彭大叔家拜访。彭大叔见了他包扎得厚厚的

左手便问他怎么了,听了他讲的原委后,彭大叔气愤地说:“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,这地主婆还敢这么凶!庚伢子,等共产党、解放军来了就好了。”

“大叔!共产党、解放军在哪里?到底什么时候来呀?”庚伢子问道,“我在天天盼着哩!”

彭大叔说:“快了,听说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,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,要解放全中国呢!”

大叔跟庚伢子讲解放军的事情,说,等到共产党、解放军来了,穷苦人就翻身得解放了。到时候,成立农民协会、儿童团,斗地主分土地。农民们能自己种自己的土地,再不用佃租地主土地。大家都能吃饱饭、穿暖衣。庚伢子这样的娃儿,会把他送到学堂里,让他读书识字,以后做大事。

庚伢子听得心里暖融融的,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。他伏在彭大叔的肩头上说:“我知道,共产党的部队,就是毛主席的部队。”

“对。”彭大叔说,“等毛主席的部队来了,我们穷人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了。等着吧,等到那一天,共产党会为你这个苦孩子做主的。”

其实,在解放望江县之前,彭大叔就有意识地让他为革命做事了。

一天傍晚,庚伢子正在屋前拾掇柴火,忽听有人叫他,回身一看,原来是常到彭大叔家里去串门的长工周满叔。周满叔低声问庚伢子:

“庚伢子,你去过江边溧湾镇吗?”

“去过。”

“今晚上敢去吗?”

“敢!”

“那好，今晚给你个重要任务，帮我们到溁湾镇去贴标语。”

“贴标语？”庚伢子没有做过贴标语的事，但是在镇上见到过标语，他马上答应道，“我这就去。”

周满叔离开六叔奶奶家先走了。为了保密，庚伢子也没跟六叔奶奶说，自己悄悄起程去镇上了。他乘着月色，迎着舒爽的江风，很快来到了江边溁湾镇。在道旁树影下，周满叔和另外一个人，正坐在箩筐横放的扁担上歇脚等他。庚伢子走上前去，周满叔趁四下无人，伸手从箩筐底下取出一卷标语，塞给他。庚伢子迅速把它藏到怀里。周满叔又在耳边叮嘱他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隐蔽，庚伢子听了点点头，接过一瓦罐糍糊，一个人走开了。

来到镇子街上的庚伢子，破衣烂衫，草鞋底儿都快磨掉了，面黄肌瘦，胳膊腿细瘦，打眼一看，就是街上习见的讨饭孩子。夜晚街道上行人很少，庚伢子机警而有效地在电线杆上、墙壁上贴上一张张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标语。出了街口，就是人还比较多的江边渡船码头，只见有几个国民党兵正吆喝着叫渡船，庚伢子沉着、机灵地跟在这几个大兵身后。等他们回过身来，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标语，已赫然出现在了码头各处。

这些标语像炸弹爆炸一样，很快震动了全镇。庚伢子贴完标语，脚步轻快地走出镇子交差。周满叔高兴得连声夸他任务完成得好。因为叔叔们还有事，就让他自己先回去了。

庚伢子兴致勃勃地往回走，心里更加急切地盼望光明的时刻：共产党、解放军快来吧，早来一天，就能早一天为我死去的亲人报仇！我们穷人就能早一天翻身……月光照着眼前的路，他走着想着，一个人走了很久